

■作家走读西溪镇柏西村·作品选登

柏西村,万物都在用心地生长

□杨方

希腊诗人阿尔基说,狐狸知道很多东西,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。

这个夏天,狐狸知道唐先的葡萄不是酸的,盘龙谷的梨子水分最多,八字墙的黄桃像蜜一样。而刺猬关心的一件大事是柏西村的稻子。立秋前,它爬上山梁,朝柏西村张望,看见柏西村的稻田已经一片金黄,这耀眼的金黄,差点亮瞎刺猬的眼睛。刺猬捂住眼睛,以为只要自己不说,它就是世界上唯一知道柏西村稻谷已经金黄了的刺猬。它不知道,其实鸟雀早已从空气中嗅到了稻谷成熟的气息,它们从很远的地方朝柏西村飞去,每一只鸟都想成为第一个尝到新鲜稻谷的鸟。

我是最晚知道柏西村稻子金黄的人。我知道柏西村稻子金黄的时候,已经有很多人跟在鸟雀后面去了柏西村。他们看见柏西村头顶堆叠的云朵映照着地上稻谷金黄的色泽,误以为那是柏西村人崭新的粮仓。而比他们提前到达的鸟鸣,已经被稻谷染成了金黄色,因此听起来比往常更明亮。很快,他们发现自己的眼睛也传染了稻谷的金黄,以至于他们看见的所有东西都是金黄的颜色。阳光是金黄的,风的翅膀是金黄的,山下的房子是金黄的,穿裙子的女人是金黄的,她手里撑开的伞也是金黄的。当风吹动稻田,仿佛是一头斑斓的豹子跳跃着跑过。有一阵,稻田突然喧闹起来,发出嗡嗡的声音,他们误以为是一群金黄的蜜蜂突然飞动起来。

当黄昏来临,太阳缓缓靠近人间,大地上所有金黄的光线开始变得柔和起来,稻田也不再那么耀眼和刺目,他们立好三脚架,从相机拉远的镜头里,屏声静气地看着镜头里的画面。他们惊讶地发现稻田童话般缩小了,被田埂依次分割成条状,带状或块状的金黄色块,层层叠叠,纵横有序,如一幅大师笔下的油画。他们被稻田的美震撼得想哭,猛地从镜头前抬起头来,那一刻,眼前静止的金黄,已经随着愈来愈浓的黄昏,慢慢满溢出来,慢慢顺着倾斜的地势,温柔地流淌到山脚的村庄里去。



稻田风光 秦艳华 摄

我有点遗憾自己没有跟他们去。庄子说过一句话:天地有大美而不言。如此大美的东西,似乎不言一下,他们就会被美撑破了身体。从他们发在朋友圈里的图片上看,柏西村的稻田的确是值得赞美的。柏西村的稻田种在坡背上。每一畦稻田,都随山势地形的变化而形状不一。坡缓的地方开大田,坡陡的地方开小田。因此柏西稻田的美不是平面的,它不平铺直叙,也不用单调的排比或对偶,而是一种递进式的抒情,一层比一层更金黄,一层比一层更迷醉。

不能不说,梯田的美在于层次分明,梯田和稻谷相结合,就是层次分明的色彩之美。梯田式的稻田庆元有,云和有,金华也有。我去过金华的梯田,规模不大,层次感不强,没有给人形成一种强烈震撼的美感。和柏西村的稻田不能相提并论。而贵州的梯田,山势太陡,落差太大,开出的田,窄得只能种下一行稻子。我在贵州的时候,从一个山寨回另一个山寨,为了赶近路,不得不从梯田上飞身往下跳,上一层梯田和下一层梯田之间,落差有一米多,有的两米多,我背着书包,像武林高手一样不停地往下跳。田里的稻子刚收割过,泥土松软,富有弹性,我越跳越有经验,越跳越轻盈,有那么一刹那,我以为自己可以无翅而

飞,风把我的头发吹起来,霓虹从我的胳膊间穿过,而脚下稻田起伏,夕阳滑落。

柏西村梯田式的稻田在永康其他地方很少看见。可能是为了方便灌溉,永康人习惯把稻子种在平地或山脚。在我看来,稻子属于水生植物,至少也应该是两栖类植物。缺水的地方是种植不了稻谷的。比如新疆,我小时候见过大片的麦地,见过一眼看不见边际的玉米地,也见过一直燃烧向天边的向日葵地,但从来没有见过稻谷。我无法想象雪白如珍珠的米是如何生长出来的。新疆有一个地方叫米泉,是一个可以种植水稻的地方,我于是对那个地方充满了向往,梦想着能去那里看看。直到我十几岁回到南方,才第一次看见了水稻。没有抽穗的水稻和牧草差不多,只不过水稻比牧草长得更整齐一些。抽穗的水稻,则像生

长着一个金矿一样让人喜悦。在农民的眼里,那的确是和金子一样珍贵的东西。我曾经坐在田埂,看爷爷用月牙一样小的镰刀割稻子。我可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袖珍的镰刀,好像怕割疼了稻子似的。我奇怪爷爷为何不用大一些的镰刀。那种割牧草的大镰刀,割草的人抡起胳膊唰的一下割过去,牧草就倒下一大片。爷爷也不用脱粒机,他在一个木桶上把谷粒小心地拍打下来,那感觉,也像是怕弄疼了稻子。一切似乎还是农耕时代,爷爷喜欢用最原始的方式对待稻谷。仿佛只有这样,才能表达出爷爷对土地的依赖和对粮食的热爱。爷爷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传统式农民。

在许多田地长满杂草,农民不再耕作的今天,柏西村稻田里的金黄仿佛成了人们追求的某个传说。仿佛有很多个爷爷在柏西村耕作。我想着在某个太阳将落未落的黄昏去一趟柏西村,也许我熟悉而亲切的爷爷,就在那里。我一辈子要找的那个故乡,就在那里。李白说,大块假我以文章。柏西村,风在吹拂,阳光在照耀,万物在用心生长,我所能做的,唯有将它的美从梯田的金黄转移到纸上。

稻香满山飘

□应春柳

又到夏收季节,久在樊笼里的人顶着烈日,从永城往东北方向,穿过东永高速下了西溪,绕过崎岖的山路,来到山顶。放眼望去,金黄色的稻田,如一层层的波浪往下荡漾开去,与之遥相呼应的便是连绵起伏的群山。站在田埂上,热浪滚滚,裹挟着稻香、野草和泥土的芬芳,阳光的味道迎面而来。——这就是西溪镇柏西村的千亩梯田。对于这片新开垦的土地,我感到陌生又熟悉。因为多年前,这里曾经是穷乡僻壤的山沟沟。

山脚下那条蜿蜒小溪,缓缓地流向一个若隐若现的村庄,那是我熟悉的地方——寨口村。因为这里有把我从小带大的、我喊她阿驰的保姆。因为有她,我和这片土地有了割舍不断的情缘。

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,我母亲在柏岩乡政府工作10多年之久。当时的乡政府叫公社,公社所在地在寨口村。母亲工作忙,就在驻地边上的四合院里找了个保姆,负责照顾我和二哥。从有记忆开始到上小学前,寨口阿驰家和芝英奶奶家就是我来回往返的常驻地。

寨口村里的这所四合院、门前的寨溪、溪对面的隔山是我小时候的乐园。春天的时候,院子里的人便忙开了,他们有时候要带我去山上摘一些山梅(红妞)、杜鹃花。有一次,几个较年长的小伙伴带我去拔猪食的野草。不一会,我就拔了满满的一篮子,当我颇为得意准备邀功领赏的时候,同伴们把我的草

倒了一地,哈哈大笑,说,这个叫蓬!猪根本就不吃,你这个“蛙米虫”(他们把居民户口的人称之为蛙米虫)。

夏天的时候,院子里的人们就各自端着碗,坐在门槛上,一边聊天一边吃饭。我可以依稀看到大人们两鬓、额头、衣服上附着一层薄薄的盐霜,那是他们外出劳作时留下的汗迹。我喊阿驰的子女为哥哥姐姐。有一次,他们带我去田里劳作,而我却被密密麻麻的小虫子叮得浑身起包,加上毒辣的太阳,回来就中暑了。从此,阿驰舍不得他们带我出去“受罪”。傍晚时分,人们就要到对面隔山的簪基上收谷子。晒干的谷子收藏前最后一道工序就是要把饱满的谷粒区分开,这需要风车来完成。木制的风车顶部有一个梯形的像漏斗一样的入口,中间圆形“大肚子”中藏有一叶轮,风车旁边长着一个摇臂,转动后叶片产生风力,这时候瘪粒和饱满的谷子分别从旁侧和尾部口子出来,以此区分谷粒的饱满。完成这工序需要两人操作,阿驰将晒干的谷子倒入风车顶部的漏斗中,我就喜欢前去帮忙——摇风车。当然这个也得有技巧,他们总嫌弃我摇动的速度不均妨碍了他们的农活,让我一边去。所以,我对于农活的亲身体验的记忆也仅限于此。

夏天的时候,父母亲担心阿驰家农活多,怕我在那里碍手,不想让我久留,要把我接回奶奶家。有一次,小伙伴们看到我父亲进了院子,知道要来接我,给我通风报信,可是我来不及躲藏,急忙中就躲进了谷

柜里。刚刚合上盖子,就听得阿驰说,这孩子出去玩了,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。左右等不到我回来的父亲就走了。父亲走后,我才拍拍脚底下的谷子,从谷柜里爬了出来。

秋天收割玉米之后,院子里的小伙伴就带我去山上的玉米地里,逐一品尝一截截已经砍断了的玉米秆。有些时候,我们找到比较甜的,就放在嘴里细细地嚼。虽然没有甘蔗的松脆和香甜,但在小伙伴们的嘴里也嚼得津津有味。而今,这片山已经修整成一片片的梯田了。眼前的风景和之前的已经无法一一对应。现在,附近就是柏岩蜜梨的种植基地,我们曾经在玉米地里,寻找那微微发甜的玉米秆,满足舌尖上的饥渴已经成了回忆。还是这片土地,已经种满漫山遍野的又脆又甜,一口下去水嫩得可以滴下果汁的蜜梨。

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交通非常不便利的山里人,哪里会想到,几十年之后,寨口的蜜梨,柏西的梯田,成了吸引十里八乡人的一道旅游风景线。几千年来,需大量的劳动力付出的耕田、插秧、收割,如今一个人操纵一台机器即可解决。那时候墙上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!”的标语,就像黑白照片一样赫然浮现脑海。三四十年的过去了,曾经的穷山恶水,变成了丰饶的土地。

迎着滚滚而来的稻浪,在高山之巅,我是天边的云朵,在成熟的稻田里,可以看到你的充实,一如沉甸甸的稻穗。